

# 花 番 憾 稽

羅時實

## 抗戰期中的一段祕辛

陳果夫所居春風樓相去不遠百步，有一天下午果夫先生來訪，出示委員長命其籌組人事處手條，詢余意見。余不假思索，請他不要接受。

我的理由很簡單。果夫先生主蘇政四年，政通人和，中外交譽，可是戰事爆發，張治中和他接近的少數人却把我們看作鬭爭對象。爲了團結抗戰，我們甘願退讓。人事處是替統帥作選拔人才業務幕僚，大家望着眼紅。我們不是沒有吃過虧的人，不能打開眼睛，再跳火坑。

果夫先生雖然被我澆了一頭冷水，却和我持同樣的看法。他決定向委員長婉言解釋，他自己不宜再居怨府，如必須設此一職，請另找勇於負責的去做。

隔兩天果夫先生又差人找我，他把我和他說的，通統向委員長報告。委員長說，江蘇的政績連我們一向未會理會的黃炎培也向他說過許多恭維話。張治中自己作過主席，知道不如我們

遠甚，現在態度變了。委員長曾對好幾位省主席說，要他們多聽果夫先生的經驗。在這一方面他要求果夫先生不必介意。

他說人事處必須組織，是因黨政訓練班繼續辦下去，必須有人負責專責管理。今後黨政軍幹部必須在此經過短時期相互觀摩，增進共同認識與了解，化除過去派系和地域觀念，以加強團結便利政令的推行。

從這幾句話似乎可以看出委員長對於今後用人，是有一個計劃。中央訓練團是匯集人才的地方。這一個月的訓練對受訓者說，是藉此瞭解國策，擴大了個人的接觸面，增加橫的聯繫。對政府首腦部說，在此一月時間除對受訓者可以表現的智能，得一大致了解，作爲今後考核選拔的依據；對各省人才概況，中央與地方首長的用人能力，亦能因此有一概念。

委員長對受過訓的，希望他們回到本身工作崗位，能繼續進修，保持受訓的成績，因此他要有人替他負責聯繫、管理、督導、考核，使他們遇着機會可以肩負更重的擔子。委員長是欽佩會

國藩的，曾國藩的用人方針是廣收、慎用、勤教、嚴繩八個字，這一套辦法和這八字訣很相似。果夫先生又說，委員長的意思是要把人事處放在侍從室，作爲他用人的幕僚機構。因此我又提請他注意他和考試院戴先生與布雷先生兩人的關係。他聽我這話站起來在房間走了幾步，又坐下說，委員長曾把他的構想很早就和戴先生談過，他的意思是想把教育和登庸聯成一連，戴先生另有想法，因此才作此打算。我說考試權獨立行使，銓敍部主管全國人事行政，是國父遺教中有關政制的一個特點。在戰時統帥部雖有權總攬一切，但如作成習慣，很可能爲五權憲法的推行增加許多困難。果夫先生聽我這話也頗有同感。

至於布雷先生那裏，他認爲不會有太多麻煩。因爲布雷先生知道這是委員長的意思，以前也曾幾次和布雷先生談過，要他兼管此事。布雷先生要以主要時間爲委員長撰擬文告，不能以太多時間兼顧簿書，應付人事。如另設一組，因組長的身份不能直接替委員長提出主張，最後還要布

雷先生自己作主，精神時間均難兼顧。我知道委員長是要有一位彼此可以互信，確實能為他分勞之人，這樣才認定果夫先生，不讓他辭。他說他曾和布雷先生談過，要使我擔任兩方的聯繫工作，使我聽到不無惶恐之感。

### 陳果夫先生推崇羅良鑑

我在鎮江追隨果夫先生，前後四年。戰事爆發，大家懷着熱血，希望幾年的努力能對抗戰有所貢獻。不料事與願違，果夫先生在交代之後，逕赴長沙閑居。我亦於辦完省府交代，回南昌老家，讀書思過。二十七年十月下旬漢口和廣州同州桐梓安頓之後，隻身來重慶再任公職。人事處事，我既勸阻果夫先生，更不願自己再處衝要，沾染是非，招致煩惱。因此聽到果夫先生要我在他與布雷先生之間，擔任聯繫工作，不由我不誠惶誠恐，有如芒刺在背，坐立爲之不安。

隔一星期果夫先生又特來，委員長手諭，把原議設立的人事處改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，下設第七（調查）、第八（登記）、第九（考核）、第十（分配）四組。果夫先生和一副主任他要我替他想想。

我知道這是外間目爲權要的所在。果夫先生是革命者，他和委員長的友情和知遇，使他但知竭智盡忠，不會想到個人的利害禍福。假如有一久處平淡、飽經滄桑的通人，和他經常接近，在性格和心情上可以相互影響，對知人論世摻入

一點黃老哲學，遇不如意事能爲個人減少煩惱。恰巧羅偕子先生從重慶來訪，我問果夫先生，偕子先生如何？他連說很好很好。

羅偕子先生（良鑑）是長沙世家。他早歲隨

宦北平，經北闖鄉試中式，參加經濟特科取優等第一名。派隨五大臣出洋考察，在美國賓州費城會見商科學生陳光甫，介與端方認識，返國後陳久創辦江蘇銀行，民國後創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，爲中國銀行家老一輩中以品德著稱的完人，也是偕子先生一生的知友。辛亥革命，偕子先生是

江蘇巡撫程雪樓（德全）的總文案，在上海光復之後，由於他的斡旋，蘇州跟着光復。因此他和

陳英士吳禮卿二先生認識友好，禮卿先生把他看作亦師亦友，推崇備至。十七年黨軍北伐，偕子

先生利用他在程雪樓幕府的關係，深入北平住在

從前部屬，當時國務總理潘馨航（復）家中，從

事策反工作。他曾先後被任爲安徽和江蘇民政廳長，以不慣處理公務，亦不願受官場拘束，只在

江蘇任一空頭委員，於省府會議前夕來鎮江一宿，會畢即返。

他在蘇州東小橋一號有一二百五十幾畝的家園。除瓦屋數椽，廣植各種花木，每一株都是他

親手栽植，終歲施肥、除草、灌園，積二十餘年

的培育經驗，使他成爲一業餘的植物學家。天賜

莊的東吳大學和他家比鄰，大學上植物學課，教授常把學生帶到他家，對實物講解。他從考察憲

政出洋，開始學習英文，走到任何地方只帶一本英文字典。對世事瞭如指掌，對個人人生事反而不

甚注意。他在清末作過一任丹陽縣長，以不瞭解田賦秤折，虧欠幾萬兩，幾乎無法交代。土紳知道他是清官，爲他發行彩票送行，成爲一時佳話。偕子先生是和我在鎮江共事時相識，是我作事後獲益最多的一位長者，承他的指點，爲我減少許多精神上的煩惱，增進了認識的方向。果夫先生在「蘇政回憶」中對他頗爲推崇。從他經歷的世故中，使我時常得到新的啓示。

### 戴季陶先生振筆萬言

果夫先生懇辭人事處長未蒙委員長俯准。

我就只有跟他同進待從室在第三處作主任秘書。

關於我們的工作目標，除管理黨政訓練班畢業學員的通信與督導而外，果夫先生和委員長商定幾項原則：

有關人事行政與建立制度事項，第三處應協助銓敍部推動工作，發揮其應有職權與機能。

第三處的工作重點，短程計劃，應先了解政府機關中上層的工作情況。爲振奮抗戰精神，應使機關長官注意部下考核，遇有非常人才應有不

次擢升，藉激濁揚清，提高工作情緒。長程計劃

爲配合建國需要對各類人才應有周詳調查，運用科學方法作各種方式的配合使用。

在第三處醞釀和組織期間，我從許多方面聽說戴先生和考試院的高級人員曾有不少揣測，後來聽到果夫先生說是要爲他們增加活力，大家都感到興奮。戴先生不久便召開大規模的人事行政會議，銓敍部也由一個冷衙門逐漸虎虎有生氣了。

戴先生因為欣賞我們的工作路線，有一天特別高興約我下午六時到他住處（政校校長官邸）吃飯，我遵命屆時前往，從六時等到八時九時十時都無消息，因我家在南溫泉，深夜走路不便，坐船亦不能太遲，等到十一時仍無消息，只好和他副官告罪，坐處船返家，第二天清晨趕往，戴先生已入睡半小時，留下一封七千多字的長信，除對我表示勉勵之外，全從大處落墨，極言人才關係世運，應如何培育愛護，蔚為風氣。戴先生的書翰都是正楷寫在印好行格的特製宣箋上，每張一百多字，一共六七十張，疊起有一本書厚。我把信送果夫先生看過，果夫先生說，戴先生能幾天不睡，也能一睡幾天。他的天分極高，學力亦足以副之，除振筆萬言之外，高興起來一個人打開話匣子可以連說幾個鐘頭，別人沒有插嘴的機會。

### 同仁中奇才異能之士

第三處同事能力整齊，也是果夫先生精選的結果。布雷先生曾和我幾次開談，說第三處的國

學、詞章、公牘、小楷，在重慶政府機關俱屬一流之選。有一次陳正町兄，對我特別稱道仲鑒湘兄在委員長面前講清代人事制度時，電燈忽然發生故障，在黑暗中不輟講述，聽者無不由衷欽佩。我笑着說我們還有幾位奇才異能之士，如圍棋黑國手馮震（與劉棣懷對弈執黑）和排球國手衛鼎彝，也不見得每一機關都找得到吧！

我對三處同仁的懷念，是那種單純和敬業樂

羣的精神。我們不能說這裏不是權要所在，也不願說絕對不作近水樓臺的打算，但是最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，要把上面交給我們辦的，竭盡心力，脚踏實地把它做好。有好幾位年青同事以為在抗戰時期，未能親執干戈以衛社稷，假如能在廣大人羣之中，發現幾位忠義激烈，堪膺重寄之士，或真才實學屈居下僚，因為我們而獲伸展，都可說是書生報國之道，為此他們都能各自奮拔，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

我們同事最大部份都住在重慶南岸，兩大溫泉之間。戰時生活雖然普遍清苦，因從主任以次大家都習慣清苦生活，因此我們中午一餐每星期有兩次牙祭，便覺其味鮮美，超過有錢人常吃的山珍海味。團體生活最難處理的是管錢和辦庶務的容易遭人指摘，只有我們三處的會計庶務，和大家相處無間。只要在經費和人力許可的範圍，他們對同人福利不盡力去做。日子久了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大家庭的情感，經過三十年仍每年聚會，提起舊事，恍惚如在目前。

三處成立未久，我和果夫先生曾隨委員長去成都一趟。因委員長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，要果夫先生和賀元靖（國光）秘書長暨廳長委員商討施政綱要。這回我和張治中每日見面，他說抗戰初起，大家期望太高，對江蘇那種供應猶有求全之毀，到南岳軍事會議檢討政治與軍事配合，才部當過營長，認識不少江西人。從二十五年起幾乎他每月要來鎮江一次，都是我和保安處長出面招待，他對江蘇縣政並非全無認識，一旦權在手馬上變過一個面孔。這回他對我除一再恭維之外，還託我替他解決幾個問題，經請示果夫先生都照他的要求辦了。

### 和布雷先生相對敘敘

從珍珠港事變發生，美國和我們結成盟友，雖然有一時期敵勢非常猖獗，心理上則和單獨抗戰截然不同。在這時我逐漸發覺，另有一股暗流在逐日得勢，要腐蝕我們的抗戰力量。它來自四方八面，有的是白宮代表，有的是盟軍主將，還有許許多多作大眾傳播的所謂文化人，和愛與人接觸，接受贈與的大學教授，配合一羣受過共黨訓練中樞要人的子女，他們使用一切毒辣作法，製造謠言，混淆是非，蒙蔽社會，以打擊政府威望，助長共產黨聲勢。更痛心的是我們有些核心幹部經過平靜一時，亦在醞釀鬭爭，是和從前一樣，從中央以至地方的全面鬭爭。

我個人接觸到的，是中央訓練團組織高級班的挑選工作。高級班是從黨政訓練班挑選出來，時間六月，除講授之外，主要是對國家幾個重大問題，研擬方案。高級班的人選是由第三處提名，總裁指定幾位中央黨部常務委員集會決定。我在列席報告時看到幾位露出一種仇視帶譏諷狀態

，心中非常難受。吳鑄人兄認為這種情形不能讓表大會因坐位鄰接開始認識，他原在續軍伍肖嚴

，以接觸機會，溝通意見。他這種集會到抗戰勝利，又擴大進行成爲黨內的革運動，有一時期很顯出一些蓬勃氣象。

當我內心感到憂傷，聽說布雷先生病了，我趕去山洞看病（三十四年八月）。他見我比往常親熱，說這時沒有人來，留我同吃飯。他對我在三處幾年，頗有溢美之詞，對國家前途則不勝悲觀，甚至沒有面對現實的勇氣。這時戰事正接近勝利，但他對勝利之後將是怎樣情況，不敢想像。他對一切知道的比任何人多，也比任何人看得透澈。他怕勝利會沖昏許多人的頭腦，因此在內心中盤旋着許多矛盾。在那年三月他一度不想活了，前一星期又起過同一意念。他對果夫先生的處境有充分的同情。想到委員長對他的知遇，果夫先生處境更苦還要忍受下去，走到邊緣軋又停止。他說這話只同道藩兄和我二人說過，要我放在心裏不可爲外人道。

我和他相對唏噓者久之，吃過中飯才珍重道別。我自是對政治興趣冷淡下來，甚至還使果夫先生多少受到一點影響。

我本來對知識追求，有所愛好。感於知遇，又再作馮婦。因與中央政校爲鄰，和教書朋友接觸較多，逐漸引起補充知識，重作自由人的心願。承肇湘兄的設計，使我在三處結束，離開花谿，和家人團聚不久，又披上征衣赴新大陸，再過二十五年前讀書時代的生活。



# 決鬥太平洋

LEE MARVIN TOSHIRO MIFUNE

SELMUR PICTURES and  
HENRY C. SAAPERSTEIN present

HELL  
IN THE  
PACIFIC

PANAVISION® TECHNICOLOR®

DISTRIBUTED BY CINERAMA RELEASING CORPORATION

Suggested for GENERAL audiences

李馬文  
三船敏郎

兩大星天王首次聯携演